

《浮生六记》沈氏父子形象之比较

刘丽珈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通过对《浮生六记》男主人公沈复与其父、与其弟的比较分析,透视作品中主要男性人物独特的个性与形象,以期多视角、深入地认识封建社会中男性的人性心理的复杂性,并进一步感知与把握《浮生六记》的审美意义与社会价值。

【关键词】《浮生六记》;沈氏父子;形象;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22-04

“自传体小说”是传记体小说的一种,是以主人公自述生平经历和事迹为主体和线索的,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达技巧经过虚构、想象、加工而成的。显然,它不同于一般的自传和回忆录,但又必须以作者或自述主人公为原型。《浮生六记》以主人公自述生平经历和事迹为基础,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叙写了完整故事情节,创造了人物活动的典型性环境,是一部优秀的自传体小说。“由于亲历的感受最为深切,描写也就最少造作,易于达到形象的逼真、传神。作者往往随笔出之,全不费力,人物即能生动如活、真切感人。”^{[1]62}所以《浮生六记》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而有个性。作品除女主人公陈芸这一女性形象值得注意外,其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同样值得关注。这里将着重对男主人公沈复与其父、与其弟进行比较分析。

一、沈复与其父

沈复与其父同为封建社会中的男性,他们都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同为封建大家庭中的亲人,他们富有家庭责任感,他们关爱家人,为家人的生存、生活而劳苦奔波,这种人生态度和轨迹是一致的。但在对待具体的人与事上,他们又有不同的心理、态度、行为,从而使其个性相异、形象迥然。

(一)二人的相同处

沈复与其父身为封建社会的男人,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养活自己与家人的重任,为生活奔波是其人生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父曾坐馆于会稽、海宁、吴江、山阴等地,《浮生六记》中屡屡提到:“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余年十五时,吾父稼夫公馆于山阴赵明府幕中”,“余随侍吾父于吴江何明府幕中”,“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吾父一生辛苦,奔走于外。”沈父四处坐馆就幕,远离家人,辗转赅赅,用自己的肩膀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与其说是一个士人的仕途逐求,不如说

是一家之主的担当与承载,一个为人夫、父者对妻孥的亲情与挚爱。

沈复也和其父一样有家庭责任感,同样四处奔波,艰难求生存,曾开过书画铺,“余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2]38}。家中贫困至极时,沈复历尽艰辛,赴靖江追讨他人以前向自己借的债,“是夜宿锡山客旅,赁被而卧。晨起趁江阴航船,一路逆风,继以微雨。夜至江阴江口,春寒彻骨,沽酒御寒,囊为之罄。踌躇终夜,拟卸衬衣质钱而渡。十九日北风更烈,雪势犹浓,不禁惨然泪落,暗计房资渡费,不敢再饮”^{[2]42},历经一路风尘,困窘不堪,终于讨要回番银二十圆。虽曾心寒股栗,却诚然显示了一个男子于艰苦竭蹶之中支撑家庭的不可替代作用。沈复求职的经历,其艰难困顿尤胜其父。“壬子春,余(沈复)馆真州”^{[2]36}。沈复还曾“访故人胡肯堂于邗江盐署,有贡局众司事公延入局,代司笔墨,身心稍定”^{[2]43},“余年二十有五,应徽州绩溪克明府之召”^{[2]63},又曾在江北坐馆四年,后还与徐秀峰一块儿到岭南经商赚钱养家等,奔波劳碌,远离心爱之人,远离故乡,只为家人的生活与幸福。

二人同样有尚义气、急人之难的特点,豪气尚义的沈父喜欢认义子,以致沈复有异姓兄弟二十六人。他的朋友亡故,他也要写信叫儿子前去吊唁,“吴江钱师竹病故,吾父信归,命余往吊”^{[2]17}。这正是沈父的尚义重友。在《浮生六记》卷三“坎坷记愁”中,沈复感慨道:“况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侠,急人之难、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抚人之儿,指不胜屈,挥金如土,多为他人。”他对父亲讲义气、急人之难的风范是肯定和赞叹的。沈复秉承其父,同样是尚义气,急人之难的,他在书中写到:“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左,放利债为业,时倩余作画,因识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难却,允焉,而某竟挟资远遁。西人惟保是问,时来饶舌,初以

收稿日期:2014-09-02

作者简介:刘丽珈(1963-),女,四川乐山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笔墨为抵,渐至无物可偿。岁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债,咆哮于门。吾父闻之,召余诃责曰:‘我辈衣冠之家,何得负此小人之债’^[139]。沈复尚义,为友人作保,而友人却挟资远遁,不仁不义,而沈复在其书里始终未曾披露其真实的姓名,其仁义厚道之心如此。又如陈芸去世后,沈复形单影只,情怀异常痛苦,生活十分清贫,挣钱很不易,巧遇“江都幕客章馥庵先生欲回浙江葬亲,倩余代庖三月,得备御寒之具。封篆出署,张禹门招寓其家。张亦失馆,度岁艰难,商于余,即以余赀二十金倾囊借之,且告曰:‘此本留为亡荆扶柩之费,一俟得有乡音,偿我可也’^[140]。在朋友张禹门失馆、艰难度日之际,求助于沈复,沈复居然慷慨解囊,将自己留为亡荆扶柩之费,借给友人。这种任侠仗义、解困急难的文人,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综上,沈父与沈复肩负家庭责任,为生活奔波,勤劳而艰辛,还备受孤独与寂寞的煎熬;同时父子皆尚义气,急人之难。古代男人的义气、情怀,令今天的我们非常钦佩。

(二)父子的差异性

1.二人对待其妻子的相异性

沈复与陈芸相爱至深,对陈芸十分欣赏与肯定,认为她聪颖,欣赏她的美态:“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141];欣赏她的才思,陈芸曾有诗句:“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142]。并对母亲表示自己娶妻,非陈芸不娶,沈陈成婚后,更是亲密无间,居家则形影不离,离家则极为思念,随父外出,极不情愿,“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143]。后得先生同意返家,沈复“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144]。在强烈的对比中,把沈复对妻子的挚爱抒写得淋漓尽致。而其父对其母则少有这样的情与爱,有的是责任,有时甚至惧内。

在对待纳妾的问题上,沈父是主动的,沈复是被动的,二人的态度与做法相去甚远。沈父认为自己常年为养活家人,在外奔波,起居饮食无人照料,语音也和他乡之人相异,希望找一家乡女子陪伴自己,慰藉自己,照顾自己:“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吾父谓孚亭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觅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儿辈果能仰体亲意,当于家乡觅一人来,庶语音相合。’孚亭转述于余,密札致芸,倩媒物

色,得姚氏女”^[145]。沈父瞒着其妻,私下物色,并命沈复接至沈父处。后来陈芸告知沈母姚女是沈父素来合意之人,沈母十分怨愤,说:“此邻女之嬉游者也,何娶之乎”^[146]。沈父主动纳妾,不考虑沈母的内心感受,不尊重、不爱护其妻子,漠视其妻的存在,是自私的,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具体表现。

而沈复在对待纳妾的问题上,与其父迥然不同,他尊重妻子陈芸,从不主动寻觅,与陈芸相亲相爱,理解其妻,呵护其妻,陈芸被丈夫的真情所感动,为了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厚爱,在那种特殊的社会与时代里,主动为丈夫寻觅小妾,陈芸中意于“颇知文墨”“美而韵”的年轻女子——浙妓温冷香的女儿憨园,当时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147],陈芸很欣赏憨园,在未征求沈复同意的情况下,已密约憨园,并且准备为沈复纳妾,爱夫心切,准备好一切后,她才对沈复说:“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148]。沈复听后,十分惊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哉?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149]。可以看出,沈复是多么的震惊,并以“伉俪正笃,何必外求”来说服其妻,从而说明他的心中是非常爱陈芸的。芸笑曰:“我自爱之,子姑待之。”后经过陈芸的种种细致策划,憨园终于含羞同意并明确表态。“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150]。由此可知,沈复在纳妾之事上,完全是被动的,他的心里只有陈芸,只求与陈芸心心相印,共度此生,他后来之所以同意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对陈芸的爱,尊重其妻的选择,此情此爱让人真正地感受到了人世间夫妻的至情至爱。

沈复从此再无纳妾之念,一心一意坚守着他们的爱情,然而,陈芸为爱丈夫并不甘心,继续找寻可以作沈复之妾的美丽女人,一次,有前辈王小侠与沈父唤女伶演剧,沈复因与友人事先有约出游,没有观看演剧,出游归来后,陈芸私告沈复曰:“‘女伶中有兰官者,端庄可取。’余假传母命呼之入内,握其腕而睨之,果丰颐白腻。余顾芸曰:‘美则美矣,终嫌名不称实。’芸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马嵬之祸,玉环之福安在’”^[151]。从这段对话中可知,在此事件中,陈芸是主动为夫寻找丽人的,而沈复依然是被动的,面对丰颐白腻而又端庄的美人,他也未春心荡漾,还借马嵬悲剧来劝说陈芸,真可谓用心良苦,爱妻之情蕴含其中。

从上可知,沈复与沈父,在纳妾之事上,其态度与行为是大相径庭的,沈父是主动的、是向往的、是发自内心的,并且付诸行动,终有结果,可见他对妻

子是不尊重的,是不关爱对方的,对对方是极度冷漠的,他是一个自私自利、虚伪、无情的人。而沈复在纳妾之事上,则是被动的,在此被动中,正表现了他对其妻的一往情深,表现了他对妻子的尊重,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与坚守,他是一个爱妻、护妻、知妻的好丈夫,在可以自由娶妻纳妾的封建时代,尤为可贵,平凡中见证着伟大,足以感天动地。

2. 冷酷与宽容

沈家是未分家的封建大家庭,因此家庭矛盾与纠葛频生,在沈家家庭矛盾中,各自表现不一,沈父表现出更多的冷酷与无情,沈复则表现出息事宁人、忍辱负重的宽容。

沈父的冷酷与沈复的宽容主要表现在沈复夫妇的两次被沈父斥逐中,第一次发生于沈父纳妾,本是沈父自己主动寻家乡女子,沈复夫妇暗中相助,觅得姚氏女,了却沈父心愿,后沈母见后,心生怨愤之情,陈芸为化解家庭矛盾,写信给丈夫,不料被刚刚病愈后的沈父私自拆视,信中叙述了沈复之弟启堂向邻妇借贷,请陈芸作保,现在追索甚急的事情,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嘱姚托言思家,妾当令其家父母到扬接取。实彼此卸责之计也”^[236]。沈父看了陈芸的书信,甚怒,后找启堂询问其事,启堂竟出谎言,称不知此事,沈父根本不作调查,就主观臆断,认为是陈芸背着丈夫借贷,还要馋毁、诽谤小叔子,非常生气;加之他认为信中陈芸对自己与沈母的称谓很不恭敬,指为悖谬,愤怒至极,竟然写信并派人回苏斥逐陈芸,毫无人性人情。而在此时,沈复更多地表现自己对其父的宽容、忍让,对其妻的担忧与关爱:“余接此札,如闻青天霹雳,即肃书认罪,觅骑遛归,恐芸之短见也”^[237]。然而在沈复到家之时,其本欲“到家述其本末,而家人乃持逐书至,历斥多过,言甚决绝”^[237]。陈芸的哭泣求恕,沈复的忍让与宽容,并未换来沈父的理解与原谅,沈父更加无情地叫人捎来手谕:“我不为已甚,汝携妇别居,勿使我见,免我生气足矣”^[237]。不仅不想见陈芸,就连自己的亲身骨肉沈复也在驱逐之列,在沈父的逼迫下,夫妻二人被迫离家,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走投无路,可见沈父何其冷酷无情。沈复一则父命难违,二则不愿加剧家庭矛盾,三则怜爱妻子,故再次容忍了沈父的所作所为,于是无奈之下,想“寄芸于外家,而芸以母亡弟出,不愿往依族中”^[237]。夫妻二人虽然患难与共,但却进退维谷,情怀幽怨,难以为生,处境凄凉。后“幸友人鲁半舫闻而怜之,招余夫妇往居其家萧爽楼”^[237]。在鲁半舫与沈父的对比

中,更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沈父的无情与冷酷。在沈复与沈父的对比中,同样展示了沈父的无情、冷酷与沈复的宽容、隐忍。

沈父的冷酷无情还反映在沈复夫妇第二次被沈父斥逐中,沈父第一次斥逐沈复夫妇,在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曾允许沈复、陈芸归家,可是好景不长。陈芸自识憨园,血疾年余未发,沈复方幸其得良药。后来“憨为有力者夺去,以千金作聘,且许养其母”^[238]。憨园别嫁,对陈芸的打击极大,陈芸认为憨园太薄情,沈复百般宽解,抚慰再三,“而芸终以受愚为恨,血疾大发,床席支离,刀圭无效,时发时止,骨瘦形销。不数年而逋负日增,物议日起。老亲又以盟妓一端,憎恶日甚,余则调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238]。陈芸因憨园之事身心备受重创,更可怕的是因此事再次失爱于沈父沈母,并被其憎恨。陈芸生病时,其自幼同盟姊锡山华氏,遣人问讯。沈父误以为憨园之使,大怒:“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宽三日限,速自为计,迟必首汝逆矣”^[239]。此时,儿媳陈芸重病在身,儿子沈复经济上十分拮据,沈父毫无怜悯同情之心,仅以自己的臆想,就再次武断斥逐沈复夫妇,而且所限时间极短,威逼甚切,再次暴露了其内心的冷酷无情,可以说,封建家长的冷酷与残忍导致沈陈爱情走向了悲剧的深渊。而在此事件中沈复依然选择了对其父的宽容,生离自己的骨肉,带着重病中的妻子,寄居于陈芸同盟姊锡山华氏家中,继续在无奈与艰难中厮守爱妻,坚守爱情,令人可敬可佩!同为沈氏男性,心地如此迥异,其人性的复杂性豁然呈现,人间的善恶美丑昭然若判。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封建大家庭中的沈父与沈复,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责任感、义气、勤劳等,令后人赞赏。同时,父子二人又有其迥然相异的人性特点、复杂心理。在这里,真情实感、人间冷暖,人心面面的大曝光,足以教人明辨是非、善恶,净化心灵,因此,父子二人的形象比较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

二、沈复与其弟

沈复与其弟共同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上有长辈,中有同辈,下有晚辈,在较为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他们生活着,彼此间既有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也有家庭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二人对所涉人际关系的处理,对家庭成员的态度,对相关事件的理解,以及为人处世等,有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多方面则具有极大的相异性。二人的个性特点与本质特性较为分明,是封建大家庭中较为

典型的男性形象。

(一)兄弟二人的相似性

沈复与其弟启堂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其含辛茹苦的父亲孝顺上,沈父为了生活,为了家人,长期在外奔波,客居他乡,因此兄弟随侍父亲或探望病父,伺候病父,给予沈父一定的照顾与安慰,尽自己之孝心,《浮生六记》中记述:“乾隆乙巳,随侍吾(沈复)父于海宁官舍。”“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沈复)父于邗江幕中。”“壬子春,余馆真州。吾父病于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启堂时亦随侍。”沈复还尽心尽力亲自伺候患伤寒病的父亲:“辛丑秋八月吾父病返里,寒索火,热索冰,余谏不听,竟转伤寒,病势日重。余侍奉汤药,昼夜不交睫者几一月”^[238]。众所皆知,伤寒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且难以治愈,为人们所恐惧,而沈复面对身患伤寒的父亲时,不畏惧,不远离,亲自侍奉汤药,昼夜不眠,悉心照料,尽心尽力尽孝,体现了血浓于水的父子真情,令人十分感动。

无论是沈复的随侍、探病、细心照料,还是启堂的随侍,都写出了他们对父亲的爱与孝顺,他们传承和发扬了“百事孝为先”的传统思想,值得后人学习。

(二)兄弟二人的相异性

沈复与启堂虽然有相似的生活环境,有对父亲的孝顺等,但他们的心理、行为、品质等方面仍然有显著的差异性。如在对待启堂向邻妇借贷的事情上,兄弟二人的态度、行为就有明显的差异性。当启堂向邻妇借贷时,请嫂子陈芸作保,陈芸为其作保后,启堂顺利借贷,现在邻妇追索甚急,无奈之下,陈芸写信给丈夫言此事,沈复询问启堂,“启堂转以嫂氏为多事。余(沈复)遂批纸尾曰:‘父子皆病,无钱可偿,俟启弟归时,自行打算可也’”^[239]。启堂对为其担保的嫂子毫无感恩之意,心中涌起不满与厌恶之情,是一个知恩不报的小人,而沈复却以兄长之宽容厚待之,面对启堂怨愤妻子多事的言语,病中的沈复竟未指责、批评启堂,而是理智的安慰陈芸,可知沈复是一个宽厚、理智的人。后来,沈父私自拆视陈芸给丈夫的信,得知启堂借贷之事,询问启堂此事时,启堂竟然回答不知此事,以致沈父迁怒于陈芸,导致沈复夫妻二人再次被斥逐。启堂的无耻与无赖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不寒而栗!而沈复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君子,他曾在陈芸去世、悲痛万分之时,有幸被友人“张禹门招寓其家”^[240],因此在张禹门失馆借钱时,沈复竟然将自己留为亡荆扶柩之费借给了友人张禹门。沈复知恩必报与其弟知恩不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是一个屋檐下长大

的兄弟,却有如此不同的内心世界与言行,可见人心与人性的复杂。

在对待家庭财产上,沈复与其弟也是完全不同的。沈复在其女青君的来信中惊悉其父已病逝时,他“刺骨痛心,呼天莫及。无暇他计,即星夜驰归,触首灵前,哀号流血”^[241]。其母问:“汝何此日始归耶”^[242],沈复将其弟未直接告知、而是辗转得知其父亡故一事,如实告诉了母亲,“余母目余弟妇,遂嘿然”^[243]。其弟与弟媳故意隐瞒沈父去世的消息,意欲独吞家产,丧尽天良,何其狠毒,与沈复的哀痛与孝顺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此期间,“余(沈复)入幕守灵,至七终无一人以家事告,以丧事商者。余自问人子之道已缺,故亦无颜询问”^[244]。据此可知,其弟确有私吞家产之心。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为蹊跷,“一日,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门饶舌,余出应曰,‘欠债不还,固应催索,然吾父骨肉未寒,乘凶追呼,未免太甚。’中有一人私谓余曰:‘我等皆有人招之使来,公且避出,当向招我者索偿也。’余曰:‘我欠我偿,公等速退!’皆唯唯而去”^[245]。沈复至此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其弟一手策划的,启堂的狼子野心,令沈复愤然而痛心,“因呼启堂谕之曰:‘兄虽不肖,并未作恶不端,若言出嗣降服,从未得过纤毫嗣产,此次奔丧归来,本人子之道,岂为争产故耶?大丈夫贵乎自立,我既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言已,返身入幕,不觉大恸。叩辞吾母,走告青君,行将出走深山,求赤松子于世外矣。”^[246]从此可见启堂是自私、卑劣、阴险、狡诈、狠毒的,为了独自侵吞家产,竟然六亲不认,用卑鄙的手段赶走回来奔丧的亲哥哥,践踏亲情,令人不齿。同时,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沈复可鉴天地的孝心、坦荡的胸怀,“大丈夫贵乎自立”的志气,“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的超然……兄弟二人相对比,天壤之别自现,一个是坦荡荡的君子,一个是阴险狠毒的小人,在君子与小人并存的世界里,人们的感悟会更深、更多!对书中男性形象的理解会更加多元化、立体化!

综上,我们主要通过通过对封建大家庭中沈氏父子形象特点异同的比较,在其共性中探寻其人性的相似性,在其差异性中更凸显其人性的复杂性,从而更深入、更具体地理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可以通过他们去透视书中的其他男性形象,以获得对封建时代男性心理、行为、个性特点等的进一步认识,把握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世态百相与本质,并进一步感知《浮生六记》这部不可多得的自传体小说的审美意义与社会价值。(下转第29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按照字面解释,这两大系列是源于彝区。据越西县黄约部先生解释,这两姓西番在很久以前的南诏时代有人融入了彝族,姑舅表婚姻,使一些融入彝族的姑娘回嫁给尔苏人,所以有这个说法。西番尔苏人的吉满和伊莎两个家族是当地的世居民族,是最先来这里住牧的羌人后裔。2012年8月6日电话访谈。
- ②尔苏人口碑里的“撒丽玛俄朵”,现为九龙县三垭彝族乡和俄尔彝族乡。
- ③苏州坝,冕宁县东部,现宁源、冶勒、曹古、大桥一带。尔苏语“博罗巴”。
- ④今汉源县大树区等大渡河以南的地区,过去都是越嵩县属地。
- ⑤窄狃河,因为有民族歧视成分,现在更名为窄骡河。
-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6.
- [2]孙宏开.尔苏沙巴图画文字[J].民族语文,1982(6):44.
- [3]王德和.尔苏藏族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3.
- [4]袁晓文.藏彝走廊中的尔苏藏族人类学研究[A].杨岭多杰.四川藏学研究(十一)[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11):186.
- [5]陈国福.甘洛“西番”尔苏人历史渊源试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2).
- [6]李绍明.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A].李绍明民族学文选[C].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10.
- [7]王德和.古涛.凉山州甘洛县尔苏藏族射箭节现状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0(2):75

Elementary Research on Ersu Zang Nationality Folk Culture and Historical Origins

GU Tao¹, WANG Xuan², WANG De-he¹, YE Jiang-ling¹, SU Xiao-mei¹

(1.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2.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Ersu is the Tibetan branch of Ersu local dialect using. They live in southwest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myth, story, fable and legend of Ersu Zang nationa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rsu Zang nationality oral culture. The article thinks the Tibetan Ersu branch is a nation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folklore; Tubo; Xifan;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boriginal.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25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马振方.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沈复.浮生六记[M].西安:西安出版社,1995.

A Comparison of Shen's and His Sons' Images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LIU Li-j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4)

Abstract: This paper, by comparing Shen Fu, the hero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with his father and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 analyzes the main male characters' unique personalities and images. It is intended to give an insight into the men's human nature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complexity in the feudal societ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further perceive and grasp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value of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Key words: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Shen and his sons; image; compare

(责任编辑:周锦鹤)